

TNC524/27/3234(5)

5

46443

新安文獻志卷九

書

各程取用書

其厥唐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在行誦其言教以不待其
 子孫為依茲乃年書於後無量且承叙述世久行治之詳便得聞之又
 歎大賢之後中間習者不偶至於如此甚者宋至論語絕而無聞獨
 幸賢者於此力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間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之今都
 博士又能為致以為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歎其服元之
 服諸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著勳其率本而勵勳之德何意之勤哉
 甲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有念之

與程九夫書

宋文公

三年秋九月文通平海青有力所及遂已結公...
 事請...

新安文獻志卷九

書

答程成甫書

朱文公



甲集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為恨茲乃辱書欣感無量且承叙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歎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為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勸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與程允夫書

朱文公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畧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

斯否爾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沈
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爾示喻蘇程之學愚意
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為顏子以來一
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
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
俟病少間當為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
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
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
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
近集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就彙又為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
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
來相助成之也程君允夫文公先生之內弟也嘗為著尊德性齋銘者
家問詩詩尤極忠愛君子片言隻辭皆足觀感如此雍
虞集敬書○紫陽朱夫子於程氏為彌甥允夫其內弟也此帖辭意實
直親愛彌篤世之人同氣且不相恤况其疎者哉觀者亦可自反矣鄉

後學汪澤
氏敬書

與汪伯虞書

朱文公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之鄉文執事熹之外家於門
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又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
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彼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
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
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
矣二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警效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
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其
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
之意所以望於執事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爾况
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其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疎乍親吏事公私
倥傯日不暇給充覺荒遊不能一吐宵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且

夕儻得脫此羈鞵歸臥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以報執事爾惠墨其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愈此願言不宣

答汪太初書

朱文公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間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間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靈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傲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

志於學則汎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惰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為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為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為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以博其約者以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拚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即會晤惟進學自愛為禱

答程泰之書

朱文公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考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為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敦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為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

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匯也晁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
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卽今廬阜但無明文可
考爾德安縣敷陽山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卽爲敷淺
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脉盡處若遂
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
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卽爲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
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
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考之妄謂如
此不審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
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見之親切著明爾閣下向者固嘗經行
而留意之久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
幸也

答滕德粹書

朱文公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掃丘墓
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
錄亦已久矣而昆仲方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
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
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
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
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邪
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旣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竝進而不
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爾足下誠
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
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
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
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

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汪叔耕書

朱文公

十月二十三日熹扣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麈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已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彜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邪至於文詞一小伎爾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

不厭邪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快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喜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宣

與祝直清書

朱文公

熹頓首直清賢表解元昨還里中屢獲請見撫存教誨恩愛甚厚別來切記尊候萬福熹侍旁幸遣不足煩遠念屏跡閉門讀書有可樂者恨莫與之同爾近視太叔翁發至論孟訓釋者得程氏之理透徹涵泳其間多有好處頗合鄙意內疑惑未敢據所見俟榮旋討論且留之恨此中前輩寥寥幸得古田林擇之邀至家館教塾塾二人其見明切近得湖南張魏公子欽夫者一二文字觀所見正當儘有發明欲往見相與講釋所疑而十有餘年道學不明士之陋於耳聞目見無以知道入德其識趣往往如此然世衰道微邪說肆行而莫之禁士夫心術安得而

不日趨於壞大抵為學是自己分上事孟子謂歸而求之有餘師是也
附去二程先生語錄詳備可觀但患人之不讀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
熟脫然自有知處人能勉勵學古人著工夫把做一件事深思力行不
患不到聖賢之域兩年來集得孟子說彙成或有益於初學後當錄一
本去未由相見千萬保愛老母道意閣中郎姪一一佳勝奉狀不宣

答程傳之書

朱文公

熹與足下為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識面而足下以書先之此意厚矣夫
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說是也至於吾之所謂道與其所以求
之之方則足下之言有畧而未究其蘊者無從面講臨風悵然異時因
來有以見語千萬甚望過此則有非衰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以報也
又答傳之子次卿書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為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
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邪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
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
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
處此矣幸明告
我得以反復之

答孫吉甫書

朱文公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
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
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爾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
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
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
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
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書

朱文公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于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
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為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
文詞之未真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
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覩窺大旨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

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答汪次山書

朱文公

別楮誨喻良荷不鄙已託德和弟布曲折矣千萬千萬周禮文字此所無有令郎今幾何年矣他經何所不治而必為此何哉大凡治經之法且先熟讀正經次則參考註疏至於禮樂制度名數註疏得之尤多不知今郎曾如此下工夫否若資質大段警悟亦須着下三年工夫於此自然精熟貫穿何待他求彼學成而名顯者豈必皆有異書乎今人欲速每事必求一捷徑不肯安心循序下實工夫為此所悞一事不成者多矣不可不自悟也愚陋無所知於此嘗究心焉頗見利病如此敢以布聞稱塞厚意他不能有益於左右徒以為愧爾吾宗與朱子世聯姻為溢乎辭表四友堂記已錄其請而明經之訓所獲多矣正大詳盡真足為百世師法覽者尚興起焉從叔仲禹家藏此本踰二百年什襲以傳

者百世可也至正戊子十月丙戌後學汪澤民謹識○二帖謂此與求作四友堂記帖也

答詹帥

體仁請罷諸書錄梓書

朱文公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但為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鈔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况賤跡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為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文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於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強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

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德大臣邪况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生註釋以為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憲之鋒邪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己熹今有公狀申使府欲望書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為此道無窮之害爾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重蒙序引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多但緊切處多不滿人意爾序中所用善學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稍尚清虛則拜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

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真為道學之害亦不為難此尤不可不慮爾附與楊教授書熹忝為長使於此而使同官用學錢之幾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况孤危之蹤無故常把膏吻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說者得以為的而射之不在其咄喧帖囁使人厭聞甚或不遠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臧論此自為此彼之聞者豈不怪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為謙遜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照一言罷之所以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熹請得以不審尊意以為善事

復表兄朱元晦編修書

程克菴

洵拜覆至孝編修表兄坐前洵去歲在祁門奉起居狀初不知表伯母恭人之訃既歸拜所賜教乃聞鍾此酷罰驚呼失聲不能自已惟淑德懿範表儀闔閭奄棄榮養孰不驚歎矧中表子姪姻親契分之厚者其悼惻之情宜何如邪伏惟天性之重於孝敬嬰此大故悲慟奈何來書

言家世南來八人今無存者讀之使人感歎不已洵不肖常恨之生也
後不逮事王父嘗見祖母及先君爲言朱程二家昔日中外往來之好
鄉間莫及自先表伯赴官閩中遭時多故因家於建於是骨肉始有南
北之異自茲睽間垂五十年中間人事變遷如霧如電有不可勝言者
今兩家所存當時之人惟祖母幸無恙每爲洵言此未嘗不流涕太息
也祖母八十四矣視聽幸不甚衰飲啖亦健但屢經憂患子孫未有以
少慰其意者前日聞表伯母之喪感涕不已蓋人暮年值此逆境其傷
今思昔之情固宜倍於他人也今歲不欲遠出侍下以劉丞堅相挽不
得已復爲此來二月初到此初欲此月未畧歸偶劉丞檄出建寧鞫獄
須其歸乃告次第尚在閏月末也來書見教委曲詳盡皆至當之論敢
不服膺又蒙寄以程氏遺書大慰所望蓋洵前此所見惟建陽舊刻必
明集河常夫子書及大全語錄此數者顛倒錯繆大全爲甚今兄所編
雖中間尚有闕疑者然大畧已有餘不系矣兄之有功於程氏甚大而

洵拜兄所賜甚厚也洵本欲辦少奠禮以表區區偶劉丞行速姑寓此
紙託附便至餘俟中夏還家當奉狀襄事聞在去冬計已畢矣路遠不
能助執紼中一慟之哀何悵恨如之四月二十日表弟洵拜覆

上周益公書

程克菴

洵新安書生也少時不自料妄有意於祿仕因業進士求之授經之暇
則取所謂時文者嘯嚙誦習而學焉然非其好也間獨取河南程氏眉
山蘇氏之書讀之則心開目明聳然增敬恍然若與數先生者對於卷
中而親聞警效也久之今秘閣修撰朱公自七閩還一見以爲可教因
勉使成就朱公於洵外兄也其見愛甚篤而所以啓迪之者亦甚力然
洵天分自卑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終不足以進於聖賢之域而所謂
進士業者又益荒唐自志士言之棄去不復爲而一意學問可也而洵
恐窮不固又不能然蓋行年五十而後以累舉得一官主衡之衡陽簿
杭塵走俗人莫知者會故奉常屬劉侯自常州移守衡洵以縣吏見劉

侯見其容貌枯槁無所象似命坐問曰子所遺吾書自爲之邪抑倩人也洵對曰自爲之也劉侯領之他日又召與語乃大異之曰子吾黨也自是每趨府議公事竟往往延入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義致用之要下至今屬辭比事之旨無所不及風晨月夕盃酒流行則又更倡迭和以寫其樂不以屬吏遇也洵何足以辱侯之知如此無乃亦以朱公故邪居二年侯得請奉祠去洵亦解官北歸聲聞遂不相接洵請流內銓閱缺榜適此州錄事之人即自占署意將復從侯於此也又明年乃聞侯以疾不起洵棲遲田間亦五易寒暑而後造官嗟侯之不能復見爲之戚然以悲移日而不能止屬者側聞明公被命移鎮上章力辭將弭節里中待報則又躍然以喜夫以天子之宰位貌尊重號禮絕百僚而參軍古所謂居百僚底者貴賤懸絕如此蹤跡何由輒聞於鈞聽而洵心獨喜者非特一世宗工三朝元老得以瞻望儀刑慰平生敬慕之心抑聞朱劉二君子皆明公異時屈輩行與之交者斯文之統盟

善類之宗主於是乎在而洵也乃以薄官故獲從門下士竊聞議論風旨之一二豈不甚幸也哉豈非甚可喜也哉今其來也非事造請抑其志固有所在也洵早好爲文而才氣卑弱不能自拔於流俗無足爲明公言者顧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輒復繕寫一通以獻伏惟明公功業之盛旣追蹤韓富而道德文章之妙亦麗美程蘇燕居之暇試一觀焉就使無取亦足以見其窮不易業老猶能學也干冒鈞嚴以愧以懼庸而無辜直儒序曰克菴文簡而深粹而雅優游恬淡而無畢露之華蓋其淵源之出有自來矣

辭晦菴朱侍講書

汪柳塘

莘讀史至有國家者覺敵讎隙生于父子兄弟之間未嘗不爲之傷心以至流涕也曰嗟乎父子兄弟天倫之最切者也其休戚之淺深憐舒之大小每與天地鬼神相爲感動而况人乎側觀今日之事有可爲傷心者哉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爲也先生勸講經筵實居師保之職前日責在大臣今日責分先生矣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強惟

主上父子之間諸公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先生道大而德粹才高而義精其必有以處此惜乎非幸之所得聞也雖然徐徐乎其為主上感動之實而汲汲乎其為泰安之居恐不可得而遂也嗚呼於為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為體貌臣工之末以是為治未有能久者也幸平生聞先生之風慕悅之父母如也尊敬之神明如也想像願見而不獲者凡二十年具有本末以二十年尊敬慕悅想像之心幸而一日天與獲見之便豈欲以背時之言撓其親而慢其神哉誠以言行素高者流俗所忌向用頗隆則窺伺滋甚自頃諸人以道學為口實牙相磨吻相鼓加之時事多艱則名節難全端倪多變則機會易失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緩切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特不能為天下學道者之地亦不能為後世學道者之地矣主上發明詔設優賞以待言者幸志不在焉大不能了幸性命小不能救幸饑寒所為來上封事拳拳惟以主上父子之間為務非敢輕也始為之疑而終為之不必疑始為之畏而終於無可

畏躊躇四顧而慮之甚周其言之甚明其施之必效諸公視之以為背時之論莫有能舉而行之者是以徘徊京都日夜待先生至不同流俗不避權要建明於羣昏之中鼓動於昏醉之際言眾人之所不敢言辨眾人之所不能辨然後先生素履之志可不諭而乎經綸之業可次第而舉幸所上封事所論主上父子間與夫民窮吏污之弊既已獻諸先生矣先生嘗諭之曰所論過宮事甚好當說與諸公今治行西歸敢復以告此所謂先生事也先生責也於幸何有哉冒瀆師嚴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見張南軒先生書

王雙溪

炎聞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有願見之心不可有亟見之意外不失人內不失已然後其道兩盡是故學者謹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古人於去就之際有義以權之禮以為節也炎幼而學學而仕非為道也而出於為貧是故浮沉於下位不敢求當世君子之知而敷文劉公惠然

顧之衆人之中引而進之炎之所以事劉公者有公事而無私請劉公亦察其粗能安於分義也而以不肖之名聞於下執事執事者以劉公之言爲信以炎爲可教也亦引而進之炎於是踴躍一來其意以爲學問而非敢有他求也炎嘗聞學聖人之道若顏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由漢以來士非不學而所以學者不以章句而以言語文章章句之學膠於陳言而不知古人之用心其以言語文章爲重者亦未能入聖人之門而窺見其奧也今世論道學之傳學者往往曰自孟子之後漢有揚氏唐有韓氏然揚子以言語求道韓子以文章求道惟以言語求道故爲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爲太玄曰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頰亦增其醜而已矣惟以文章求道故爲之說曰易奇詩葩盤詰磬牙而春秋謹嚴與莊騷太史一槩論之六經之旨悔矣且言語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言文章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文何者不落其華不探其實也炎之所

謂學者不過舉子事業云爾言語之辨也文章之工也而其技極矣道則未之有見也夫易始於伏羲明於文王書始於堯舜詩始於商周而春秋筆削於夫子方其未有易書詩春秋也而禹皋陶伊周之徒其學何從得之數君子者爲聖爲賢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見之明成敗死生不能搖其所立之固也則其學固有超乎言語文章之外而得之心傳默授者炎反而求之心索之以思茫然其未有得也故願見先生而請益焉炎以爲學道者其始必有所傳而其終有以自得之有所傳者學之方而自得之者其至也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則親見聖人而師之一貫之妙夫子不以語門弟子雖賜之達不與也而獨以告曾子曾子曰唯唯之外曾不容聲而門人問焉乃以忠恕語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則曷爲語之忠恕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子思之所傳者忠恕爾曰中庸曰至誠子思有以自得之孟子之所傳者中庸爾曰盡心曰養性孟子有以自得之

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逢其原而自得實難其入有門則其初不可無傳也蓋自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二程先生鳴道於伊洛之間則道之正統絕而復傳今世語伊洛之學者非無其人然其下者不見於踐履其高者未免於差也夫不見於踐履則言遠而言近似達而實蔽而不免於差則將以明道適以害道而已矣先生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夫學者於其所見毫釐有所必計懼其差也故必即有道者正之况未有所見者而可無以發其瞶瞶乎炎為舉子時迫於伏臘之不給甘旨之無以奉親也而假館於他人之門得學之功十三及出而為吏雖不敢一日捨學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其食亦不敢苟也而得學之功十一今將挈其孥以歸杜門却掃於歙山之陽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能策勵其所不逮是故願一見先生以發藥其愚夫隳括多枉木不然

則直良醫多病夫不然則不廖聖賢之門來者無絕法也先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論十篇以為贊固以占其是非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道四海之所尊仰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肯賜之教誨之言炎不敢不奉以周旋也干冒台嚴不勝悚懼

與朱元晦先生論諒闇中開講書

王雙溪

炎近讀邸報伏見八月八日旨揮增置講讀官且於中旬擇日開講夫始初清明崇尚儒學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擇日開講則炎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蓋曰軍國之務不可以不躬自聽斷則公除而蒞政亦勢有不得已焉爾服釋於外哀存於內則禮之節文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大功廢業又曰大功誦可也可以誦不可以議大功且然况衰麻之至戚乎居喪未

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官以備顧問喪祭之禮欲得其詳
每事問焉可也一日萬幾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宮之中聽斷有疑時以
訪焉可也夫行至尊壽皇梓宮在殯復土未有定期而開講於清閒之
燕炎為是有疑焉三代之禮固無所考漢唐之事亦不足證未審祖宗
典故有是乎炎晚生何足以議禮然待制鄉邦之先進後學宗之且處
經幄之長炎為是有請焉乞賜垂教以開釋所疑幸甚世傳雙溪與朱
所出考雙溪集有與文公論諫閣開
講亭文公集無答書豈即謂此邪

答友人論讀尚書書

程尊已

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其謂讀尚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
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爾禹皋戎君儆於未然辭亦不
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
詳至不憚辭費矣啓與扈戰于甘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
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

王伐紂則有恭誓收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已心不
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
則去嚮莽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
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又切切
挽召公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
細事而天下怙然無異辭盤庚以圯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
民謹諱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
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子更三紀之久
君臣共以為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
何其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
之譴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污
風俗有厚薄故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可苟乎哉

新安文獻志卷九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十

甲集

書

與史丞相彌遠書

程端明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盡知之乎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
 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此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也而今日又甚
 焉乃者壽陽之役叛兵執費主將官軍民兵互相屠害或降虜或潰歸
 逃亡紛紜百里不絕隻輪尺鐵不反淮南紹興器用至是殫焉今兩淮
 騷動勢搖長江矣而公議籍籍以爲朝廷尚多壅蔽凡所奏請沮抑不
 下嗚乎此爲何時而猶有如議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火星如甕
 墜於建康六月四日黑氣圍日日沒乃散天之示變不小矣天鑑見於
 上人心離於下而朝廷不知徃古危亡之監復有甚於此者乎明公忠
 義奮發對越三靈而左右壅蔽其聰明階明公於萬世之罪人者明公
 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當施置罷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於其言

未必上聞聞之未必下行爾是故不暇縷數其事獨願片去左右奔徹
塞蔽四方章奏即為敷陳將帥之有功者以公議賞之不可以無關節
而不行至於逗遛不進懷姦謀國專事苞苴今悉敗露者則以公議優
之不可以有關節而輒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無偏聽無私聽如
此則上下流通人心思奮易禍為福亦反掌爾如是而猶無成焉則明
公忠誼之心亦有辭於天下矣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
再誤邪世之士大夫號為強有力者以官爵之故無敢吐氣而其下者
又懼罪而不言區區愚意憂國愛君之心昧冒為言者先焉惟明公重
圖之按此書謂淮北之事如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壽陽之役叛兵
義李福作亂遂制置副使姚弋仲八月明忠義張惠統知軍事彭仲降
乃公斥其非且謂左右謂明公為萬世之罪人與前日之誤明公者固
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等語其言凜然如斧鉞無一毫阿諛之意是豈
乘時傲利而不顧大義者哉又考史明宗端明出知建寧府則其邪正
向背之迹亦有不顧者蓋宗立理宗為皇子詔善實明則其草理
宗則何自能明矣虛谷又嘗著宋季諸臣小傳東坡賦有知壽之為

出于忿嫉則其所以書
端明者豈足深據哉

蒲圻回葉殿院論錢會書

陳志問

竊見近年秤提有以日增一文為說者有以月申陌百為說者有以易
十九界會為說者有以鑄當十錢為說者何其如是之紛紛也就其中
而優劣之惟鑄錢之說為近蓋自作備於易楮而貽禍於祈陌前人一
悞後人再悞四十餘年之間言楮而不言錢此錢所以日耗而楮所以
日輕也何以言之今日之錢莫甚於闌出之禁鈔銷次之歲錢又次之
歲之錢猶在也特出之無術爾若鈔銷之家一郡一邑有之一市一鎮
有之工於此食於此者不知其幾日夜造作無非耗錢以為器以東南
一監鑄之而東南百千萬家銷之者日計不足銷之者月計有餘
端平間達來犯邊兩淮鉄錢如山如阜今經幾年而耗於冶者殆盡以
此知鈔銷之為害也不淺矣而闌出又甚焉且浙西之錢泄於浙東至
浙東而泄於海矣江東之錢泄於江西江西之錢泄於福建至福建而

泄於海矣湖北之錢泄於湖南湖南之錢泄於東廣至東廣而泄於海矣闌出之不禁而漏卮之難塞錢之耗莫甚於此慶勉前二年任東廣見民間之交易雖千緡無非錢官司之輸給雖萬緡無非錢故嘗以爲天下之楮偏聚於江浙而所以救江浙之楮者當提之以錢天下之錢偏聚於二廣而所以幹二廣之錢者當疏之以楮其說嘗敷陳而獻之先生矣是時東廣大交一緡易錢三百今不知易錢幾何矣僕云年至下鄂見大交一緡易錢二百五十今年至上岳見大交一緡易錢一百八十聞之湖南下至一百五十他非見聞所親者不敢言也然湖陰一路大率不過爲陌二百文而已夫以二三年之間自三百而下至二百自二百而下至百五十是豈稱提之說上不申明而下不奉行也哉然左之而民不信右之而民不信蓋無一官以專其事朝行而暮不守前倡而後不和其信愈失其楮愈輕故嘗以爲今日之秤提不可均於一說惟當初置一官以新天下之耳目重之以責委之以權任之以久俾

之朝夕以思之日夜以訪之某路當行出錢之說某路當申藏錢之禁某路當用錢會中半之說隨其病而用其方因其俗而爲之術錢於何而泄必忍所以戢其泄錢於何而銷必思所以禁其銷由是而推之某處錢監可復某處銅坑可采搜天下之銅錫以雜鑄爲當二當三當五之大錢凡沿海之諸郡許用大錢而不許用小錢許用新錢而不許用舊錢蓋南番之寶者小錢爾而大錢彼所不寶也所寶者國家銀銅之錢爾而銅錫之錢彼所不寶也以彼所寶者幹之於內郡以彼所不寶者用之於沿海重爲賞罰以嚴其禁多爲防閑以遏其泄又由是而推之淮之淮交湖之湖交與吾十七界小交皆當有所區處蓋今十七界小交之陌多者十三四文少者十一二文舉淮湘之間未有越於此者人見淮交湖交名曰一貫而其陌日下則孰不逆料如川引之一文者乎以川引視淮交湖交又得不以淮交湖交而逆料十七界之至此乎凡牽倒今日十七界交者皆淮交湖交之名以一貫者取之也人見十

七界小交亦名曰一貫而其陌日下孰不逆料其將至如淮交湖交之
十二三文者乎以淮交湖交視十七界會子又得不以十七界而逆料
十八界之至此乎凡牽倒今日十八界交者皆十七界之名以一貫者
取之也其名不正其體無別譬彼泉流淪胥以敗又况十七界之破碎
補撥者民以故紙視之而京城之內陽收陰用抑以行使以是交易物
價烏得而不重乎物價一重無復可輕楮價一輕無復可重故今導楮
之輕導物之重者又皆自其損會之不收不毀者始也今之計莫若陰
以十七界之損者擦以爲紙而造爲十八界之二百三百五百以二百
三百五百而總計之十七界之會三貫可以造爲十八界小會一貫以
十八界小會一貫可以收十七界五貫如是則十七界三萬可以改造
而陰收五萬十七界三十萬可以改造而陰收五十萬特在乎一轉造
間爾若一二年之間轉造殆盡而行於民間者一色十八界會如淮會
如湖會如十七界新造小會並皆廢去如是則小而二百者十八界會

也大而一貫者十八界會也體統歸一而令可行明白洞達而民不惑
吾之楮既無如是之多端而吾之錢新者不泄於海舊者不毀於工而
新舊之錢又俱不藏於戚里府第富民巨賈之家錢可以濟楮則楮亦
可以溢陌行之以久守之以堅楮之氣脉日有勃勃然浸長之意則凡
所以蘇民生而壽國脉者盡在是也及今不圖建其大壞極弊而後救
之則無及矣惟先生於論思之暇及之棟旋梓明齋

答汪帥卿綱書

錢融堂

某竊以四陽用壯東郊事興恭惟判府安撫提刑龍圖大卿尊鄉文望
隆方面化浹畿封對越神天台候動止萬福其仰惟執事恢洪碩大之
譽炳燿當時林下幽人不敢扳援疇昔以庶幾其一盼素分則然也去
年春小兒禰辱與之進所以盼睐者甚厚歸來父子相與言雖極感戴
終不敢僭通姓名以爲禮孰謂謙德之光特灑珍汗走使介數百里問
路窮山深谷中入下里舍首宗先契高誼卓然且以古道相期謀風俗

根柢於愚且賤者自非道心洞照一毫勢分之念不留於胸中不及此尚論古人容或有之但施之不才豈所宜辱伊川義學之建使人起敬起歎士習澆訛甚矣沈冥顛倒日入于污險而不自知視古昔聖賢幾若異類此若嬰兒受病藥至即服妄死妄生懸於醫手嬰兒本何罪也某每謂力足以及一鄉者有以善一鄉及一邑者有以善一邑隨力所及推而廣之亦或救正其萬分然而有力者念不到此也殖已崇私束於蝸角一身之外隔處藩籬何暇閱鄉人之不為君子而思所以拯拔之哉某切切為之痛心而莫能如之何故聞高論如痒得搔四海同風此其發軔敢不端拜祗贊為吾鄉莫大之幸邪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執事舉之見屬殆過聽矣某氣質凡下一無所堪支離俗學厖雜半世老境侵尋始稍知用力之地惟恐已分不了有負此生安敢遽為人師邪今家事已付兒曹從容山谷間方與唳鶴吟猿共此朝暮處之英俊之上以解蔽去惑為己任非惟不敢正自不能是以惕然莫

知所承不暇顧方命之為罪也雖然執事斯舉則係風俗不細天地間會當有任其責者惟不以某之出處係事之舉措則幸甚其又辱台諭令子姪輩一人與令嗣同處執事不以某為愚陋且併信其家之子弟而採錄之益難荷矣心非木石如何可忘但子姪輩素不諳處館之事其間氣未老者固難浪出而可出者則未免牽制為是頗難其人小兒賴旦夕過慈溪敬令晉拜面陳衷懇矣謹熏沐糜羹仰酬先辱莫究謝悰千萬瞻望惟切拳拳執事昭代偉人行當大用以福天下俗間長語某不敢贅區區併乞尊照

與賈平章似道書

汪紫原

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已然此誠上文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怨非上以求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

為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
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
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
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
西齊會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
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
之勢此上策也又徇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
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劇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
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

按史似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兵大舉入寇立信平于高郵伯顏得其二策歎息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有無名子詩曰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而銜璧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二

上謝疊山先生書

胡雙湖

二月六日新安學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熏沐裁書拜獻于提刑

殿講疊山先生閣下某嘗讀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由乎此則安不由乎此則危由乎此則為諸夏為人不由乎此則為蠻貊為禽獸斷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怪夫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疑若與之而俱變者冥冥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間必生一二傑魁瑰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託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為使之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栖栖焉寄隻影於遐陬僻壤間而時俗富貴洋洋得志切齒唾罵以為至愚至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萬形皆

有弊惟理獨不私宇宙間固有固於氣數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變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于人是託然人品有不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不能忍於饑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關固拒於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度其才足以應世而姑守窮約者有初之無力以自奮忽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皆不足以及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厭棄於此是以付託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為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鍊曾不變其所守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為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儋人爵食人祿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萬世一人周子所謂道德有其身者是也遊日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其身者為之依歸則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恭惟先生抱三光五嶽之正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仕之年棄操於立朝之日一時權姦如虎豹九關磨牙

搖毒而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為之撓屈居常抱膝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雲泥懸絕無階趨拜茲者恭聞螫神龍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屈斯文倚為命脉衣冠賴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標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其訐今也危行言孫人亦莫得以議其脂膏悔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時不同而處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終不能庇日月猶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士敢不承下風而望餘光哉某安定徵宗古歛士族五六歲而讀父書十八而登名天府年少氣銳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天池之翼未展而回溪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郊郾之鼎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

之爲我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比年以來天疾其軀仲車其聽庸人
孺子莫或肯半指屈中夜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
爲無聞之人專心致志於學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德之源無迷
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陽天子之易門庭幸而獲入獨
謂本義提綱振領而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間贅
己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能有灼
知其說者某一日若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爲卦象圖說又作爲疑
文言辨卦體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
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謂締章繪句
以爲能記事纂言以爲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事况大之爲天地幽之
爲鬼神明之爲君臣治亂別之爲賢邪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
性命之理于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得
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由是以

不失焉爾書成而鄉之老師宿儒亦或爲之許可某亦自度歲月之不
虛度矣今海內以先生爲道德之宗主人物之權衡某是以不遠千里
徃拜函丈塵滓視聽求片言以爲之黼黻倘傲先生之高名令譽傳之
無窮施之罔極某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進而予之實惟門士之至願
于冒師嚴下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答方虛谷問天原發微書一

鮑魯齋

來諭謂冬至子半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夜半子時前四刻屬
昨日後四刻屬明日因衍爲玄武龜蛇二物之說而以朔易對罔冥爲
非遂舉朔方朔漢朔黨朔雪皆指朔之一字爲北方之一而未嘗分西
北爲朔東作南訛西成與朔易止是一義而未嘗分朔易爲二先生之
言偉矣愚謂不然以地理方所言之則指曰比方曰朔方足矣以包涵
義理爲言則不容不變文以名之曰朔易也故堯典三方皆曰東西南
而獨於此不言北而言朔易一不同也三方皆言平秩而獨此一方言

平在二不同也蔡九峯解朔之一字謂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既明其有二義矣又解易之一字謂冬月歲事已畢除舊布新所當改易之事亦明其有二義也以至月令所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程子亦曰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其分朔易二字爲二義尤明白玄有罔有冥釋者謂乾貞一德而罔冥二焉謂冥當爲北罔當爲中正與朔易相爲對待者也此正固兩義龜蛇兩物人身兩腎皆有得於北方朔易之象焉不可誣也因是推之坎北方卦也亦有兩義焉其在先天圖本一坤而在北爾乾以九二之奇下交於坤六二之耦於是成坎之象兩合爲一一又分兩奇耦耦奇生生化化變爲十百千萬之不齊者皆不能逃乎坎精之兩矣淵乎微哉

來論不滿二百餘字而天地之機剖矣因記兒時嘗侍東里葉公知天者也問乘槎之事謂水從海逆流入天河循環天地中皆水也水溢無

去處則奈何公笑而不答有友從旁代對謂海有沃焦石水至一吸而乾海有尾閭穴水至一洩而盡愚曰吸與洩有限而水無窮亦未之信也及閱隋志謂陽精炎熾入水則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減而浸不溢此說固善又遺氣而說未瑩至子少子之言一出不取沃焦尾閭而取日衆賸俱醒真名言也足以破千載之惑矣愚猶有水與氣之說附于後以求印證焉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此以水與氣並言也何承天曰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日東出暘谷西入濛汜亦曰咸池四方皆水故云四海朱子曰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其西下又入于水此專以水言也初不言日能潤水水從何歸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鷄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盂於水而盂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即氣減一尺地則有一尺氣但人自不見爾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邵子曰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程叔子曰有

氣莫非天岐伯對黃帝問曰大氣舉之皆以氣言者也愚謂言水不言
氣水從何生言水與氣而不言日二者何從消長合而論之水也氣也
日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故曰天依形地
附氣邵子之言當矣水不涸於沃焦尾閭而涸於天之日先生之言卓
矣蓋日圓鏡千里無幽不破升天則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
盈而溢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天何以包地而運轉不窮
愚以意爲之說曰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是氣者水也氣
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者也夫天一生水神爲氣
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所以呵氣而成潤今雲蒸霧滃則
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是其證也故天地陰陽二氣日夜流
轉日夜熏蒸氤氳相感自有許多氣亦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
則助氣氣與水未嘗相離使水溢而無日從地下以涸之則陰氣日盛
而陽氣日微有日以助之則扶陽抑陰而水不能爲天地間之沍矣然

日爲火而常明月爲水而有盈虧者隨日以爲之進退也驗之潮汐可
見易曰明入地中明夷日從地下轉也天在水中爲需浮之以水也故
日一升而在天之陰氣無不散所以爲晝日一入而地下之水氣無不
消所以爲夜是日也者所以下抑陰上扶陽以與天地相爲長久者歟

代胡安國通吳草廬求明經書院記書

胡雲峯

九月十五日新安後學胡浞再拜奉書司業草廬先生師席是日也文
公先生始生之日昔臧榮緒用庚子日拜五經是爲夫子始生之日
源文公父母邦禮以義起黎明舍萊峻事復再拜而作是書惟先生其
鑒之浞切謂六經者聖人明天下萬世之大經以經天下萬世者也其
體全體其用大用六經未作六經之理在天地化育中在聖賢事業中
六經既作天地萬物之蘊聖賢之心之事業又在六經中三代以上經
未全而經之道行秦火而後經不全而經之道彌破至寶元明道間安
定先生始教人明經學然後爲士者稍知經有體有用既而明於伊洛

大明於我新安經非不明也然學者淪於舊習非絕類離倫以為高則以希世取寵而安於卑於是經學始若無用於天下近年科舉未興學晉帖誦晚唐詩筆跡聲氣稍似之嗟然以士自名謾不知經學為何事某新安晚出於道未有通曉然自我明經翁以來十四世矣經學之晦也不能不朝夕為已憂輒不自畫創書院扁曰明經三年始讀于成告于有司又三年始從所請延明師饒養講肄日以為常近來者傳科詔新班第一場明經書院題扁若逆知天意而為之者天相斯文其在茲乎然非大手筆記恐無以詔方來傳永遠也仰惟先生道高而器宏經明而文古監學坐臯比天下士皆想慕其風采及幡然而歸又莫不欽仰其德義易講所傳僅一二如以闔閭往來為神物分合之妙明經如此真可謂明經也記我明經徵先生其誰歸欲望師慈特揮名筆六經全體大用之妙俾學士有所覺悟一掃舊習可以繼絕學可以開太平經遂不為無用於天下其所關豈淺淺哉創造緣由併上梁文謹用拜

呈侑書以幣深虞輟讀惟師慈其采納焉

答高巖起論潮書

吳亨壽

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有詩明日書以遺予若致疑於逆流之水有可詰者吁其可詰也邪其不可詰也邪予不得而知也然朱子註騷謂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即是試為足下誦所聞焉蓋坎者月之體月者水之精月與水一而已矣在天為月在地為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為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為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於月其氣類固相感也而况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於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一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

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三日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於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於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即易考之坎爲月魄離爲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允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於月參之於卦潮之理其殆庶幾乎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不於是焉大而顯大於震明巽魄何邪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於四正震巽艮兌位於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

之卦用也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物萬事咸於此乎權輿故其爲氣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配其體則陽爲明陰爲魄而乾坤當望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爲盛少爲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於卦邪曰以納甲家起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于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于辛巽則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爲用也審矣潮而有取於月也不亦有取於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邪則潮之爲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也今乃於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矣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於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於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於理者

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
曰潮之生必生於月出之海浙江之去爲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
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爾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
屋有頭數丈此爲異爾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
去潮生處近掀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山龕山橫鎖江口頗然
斂寬就窄其勢必至於衝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故但
湧水而已又何疑焉管蠡如此未知其與先儒合否也不敢自以爲是
亦不敢出以語人既承下教豈可虛辱倚韻賡呈并著斯說微足下無
以發予之強言尚相與訂正之幸甚

上蘇參政天爵書

趙東山

訪生窮山下邑賦性愚拙自其修於身者猶枉格不勝是懼於四方事
蓋不待言是以當科詔屢頒羣材彙進之秋而終不敢持不足之資以
僥倖於一得蓋羽短則蜚近足蹇者步遲理勢則然非由矯飾而閣下

一見乃獨憫其沉淪欲進諸俊選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噫閣下之心
豈徒爲訪發哉計天下之賢者閣下豈不皆欲其出爲世用不賢者閣
下莫不皆欲進而教之顧小子不當層層推閣下之用心收效於天下
可也是以姑蘇舟中侍坐時嘗以郡邑學校廢弛爲言而使命亟來言
不及究故敢申其說以書閣下幸一覽焉竊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士大
夫廢學而民不知義使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則學道愛人之政舉
而尊君親上之俗成政舉則漁奪推剝之風息俗成則倍畔崩離之禍
無自而生其得失蓋甚明也三代盛時教民養士之法達于天下皆由
內及外相爲終始涖官從政悉取諸其成材而用之其或上下不相應
和聽其散漫四出而欲一旦收其人以充任使恃其心以爲垣墉者蓋
未之有也國家混一天下許文正公首開成均之教以輔成治世之隆
列聖責成具有明法故雖小有廢墜易爲興舉郡邑無遠近大小廟學
具修先賢歷履民間義塾列爲學官者不可勝計亦云盛矣乃獨教養

無法師弟子去留不常其甚者大抵與市井聚徒相類材德之成否何由可見田租廩粟蠹蝕於庸人鄙夫之手徃徃傳會生員姓名連簡累牘以待稽考姦民更相劫持所在金穀狼籍殊甚前代欲聚士而教者嘗患無以食之我世祖皇帝定制郡邑長吏不得擅用一錢獨在學校者捐以與士無所愛惜其恩德甚厚而士終不被其惠真可爲長太息者哉其失在生員無定額選補考察升貢無通法爲教官者又皆循資而來故長吏得以好惡爲緩急風紀之司亦無從而察其實矣大抵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貨物粟米之政督責嚴密間不容隙而育材興化之方謾不知省西方秘密之教行乎主公大人之上禱祈禳祝明呼膜拜家自爲俗人自爲法者又紛然於卿大夫之間道宮佛宇所在增盛支流旁出與居民雜處不可勝言而所謂先王之道人倫之教者天下郡邑之間湮微泯廢如此欲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難矣竊謂爲今之計當從朝廷定爲條畫使郡縣長吏擇民間子弟之可教

者大學小學隨所在參酌爲額其流官子孫皆補郡學生員鄉貢罷歸願入學者聽之數多則均諸書院及廩食有餘之處大小學職由科目入官更采前代優崇之意陞其品秩均賜印章使得以成官府嚴簿籍治田糧行賞罰其專任訓迪則大夫士之老於其鄉者有官而需次者山林奧學者皆得爲之然必使諸生求其道德經藝可爲一鄉一邑師表者長吏卑辭厚禮以延致之身率學者而敬事之以盡古者公卿大夫隆師取友之誼田租寡少者許於官田添給或從義民中獻其所以爲教者則以國學成規爲準又取前代法本經外益以吉凶二禮律令書算皆許兼習其敏學修行恬靜有守者則長吏加禮貌以表異之縣間歲較其優者貢於郡其不與者得推擇爲縣吏甚不率教者屏之郡三歲試其中等者與鄉貢之士偕行赴省不與者得擇爲郡吏自行省罷歸者即郡學講業以俟再貢自鄉舉者亦須試於郡而後遣以革凡庸輕妄玩擾場屋之弊凡郡邑較試只以經義對策合爲一場長吏親

臨糊名謄錄而後考諸經各取一句爲題則非通全經者不敢倖中經
題臨試各擬十數以上使一人射而取之揭以示衆則請託不行凡部
使者至學諸生皆得贊名祇謁間取一二觀其所業以勉勵之假託占
籍者去之如此則爲士者蒙教養之實在官者獲師友之益然後可以
塞債吏冒儒之路廣賢才進身之途回斯民向道之心一四海未同之
俗而又必察之於幾微持之以悠久使善人日多而世鮮乏材之歎民
風漸美而人懷尊上之心庶幾學校之設不終於具文者乎夫先王恐
斯民之易散而難聚易分而難合也故養以井田教以學校而因其法
以維持之收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使中外遠近均齊方一精神徧攝
喘息貫通天地之間共爲一體卜年雖近終必過之今土宇廣大亘古
莫儔蓋有前代帝王之所願見而不得者有旣以畫地爲限揭其口彙之
名以分異之而親疎貴賤崇卑勞佚之殊益懸絕矣惟教民育士無間
邇遐苟以關於事情不爲修舉則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起斯民之視聽

而結其心者果何在乎今聖天子求治如不及旣選賢守令以嘉惠疲
民則興學育才移風易俗此其時也閣下以人材世道爲已任志念所
存見乎辭色故敢忘其僭妄竊述是說以獻焉法先王鄉校之實成許
公未究之心以贊國朝治教之美於無窮非閣下尚誰聖哉京學之盛
必有成法亦可推之天下否汙居家養親讀書其有少進以無負於門
墻惟靜修先生曹學士虞先生碑文無由一見爾干冒清崇不勝悚息

答倪仲弘先生論中庸輯釋書

趙東山

汙屢讀中庸輯釋纂錄前精義大畧不遺良不易矣思欲罄竭愚慮少
副謙德之萬一而涵泳所聞未之有得袁氏所錄吳先生諸說多宗程
子其異同之故亦非一再省覽所能驟決也是以雖欲妄有指陳而自
知其非未敢輒竟其說嘗觀朱子自序有曰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
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此蓋語人以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使毋以
易心求之也旣曰恍然又曰似有則有非指要綱領四字所能發明者

矣夫是之謂知德夫是之謂知道而知言其效也其曰然後乃敢會衆
說而折其衷則可見前是殆有所未暇焉蓋其於明善誠身真修實踐
如行者之赴家其至可期饑者之得食其飽可必至夫一旦豁然貫通
之日而後衆說之同異得失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非揣摩比較
從事於行墨者所可同年而語也區區自謂如方等輩查質之凡近心
思之麤淺苟不能於爲己爲人之際一刀兩段發憤刊落然後實求反
已親切之訓以致其絕利一源之功而徒爾朝繙暮閱口誦手鈔則是
終身無由知至畢世不能意識而釋迦達磨果賢於孔子矣若夫先生
志意之誠確工力之專勤而虛已擇善無間物我其所存所就豈晚學
所能與知但近日前輩著述殆類夫借僕鋪面張君錦繡者恐不足爲
先生道爾仰戴親愛之厚常切愧歎深懼有負所期故敢傾倒其曾臆
之私其是其非尚幸明有以教之是所願也

新安文獻志卷十一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十一

甲集

記

歙州披雲亭記

張正甫

處高明所以蕩陰滯臨顯故所以窮遠睇故有嶽峙九層雲義百里極
玄功以壯址殫山木於崇構者人力也今則排層空架重峯高出星漢
之上坐馳寰區之表者天造也州之陽漸平水水之陰攢乎山山有佛
寺而迴廊翼旋飛閣雲襄萬家井邑在我宇下實一方之勝槩也柱史
魏公將命駕遊焉公徘徊賞味情有餘致恒美其中峯聳絕靈氣紛郁
乃竦勁策躍輕屐縋蔓梯崖徑造其巔焉高哉曠乎果天下之絕境也
乃命剷巖巖夷翳薈心匠密構亭形虛無而賓客莫之窺也然後跨峻
谷掖脩木疊石爲趺無尋丈之地其崇卑廣袤與斷樸朽塗之節稱焉
我我絕頂一上千仞未幾營之屹而冠焉屬東風敷和春物爛山公乃
敞層軒披晴空憑九霄以高視周八極而遐觀塊如衆山盍分百川籠

吳楚之封境領江湖之氣象有足廓虛懷而擴曠抱矣眺覽未既靈觴
云舉警史陳執壘簪合奏仁風洋洋下俚同觀而吳哇裏空楚舞驕春
隨天籟以遠去映花林而半出迎之者有若子喬方平弄玉飛瓊相與
樂羣仙於上清自公之暇理于茲撫傷夷懷流離旋矣傷夷痊矣
而猶阜俗康民之志謙如也今市囂在耳村煙在目可以廉風俗之趣
尚省農桑之豐耗况又暢四支摠七情神王氣全宣為大和自當淳源
普洽上下交澤况有襦袴謠乎公問俗之來四序分矣蓮府將復星軒
莫留人之情也步武所及有一物契於素懷者雖細必錄况目經心攝
獲千古之遺勝者愛而不書得無寤寐思之乎然歎人被公之仁化也
深思異日攀公之轅不及則必瞻此亭也友正家在此山之下獲游此
亭之上思刊懋績輒課庸詞若筵扣鐘而蠶挹海蓬勃之音漠茫之波
可得而希也又茲峯之高棲天宇上造雲族朝會蔚而暮氤氳亭無處
所晴景一照負焉標空今建名披雲義在茲也其潤浥寺宇輝華郡郭

增東南之巨麗者無終極乎貞元壬午夏四月大火南次之七日記規
苑英華雖未脫駢體然
序事整潔亦一時佳製

浯溪三絕堂記

孫郡推

永州祁陽縣南浯溪之北有奇石焉元次山頌唐中興顏魯公書世名
三絕次山去道州即家溪上作亭二峰垂三百年碑缺亭圯吏於縣者
莫能興皇祐五年平樂齊君術始來為令暮月稱治行視其亭閔然惜
之乃作堂以護其文又復東西峰唐亭二公之蹟江山之觀洗然復新
觴賓客以落之而屬予為記夫魯公之方元子之介文翰之勁發於其
心至者莫不慕焉傳而習之周於天下豈貴其人而珍其粕哉然不心
其中而徒蹟其外吾未見其得也齊君所以振飾夸耀風勸來者其志
不亦美哉東崖之嶺次山嘗銘石堂頌之左皇甫湜詩文漫不明濬而
新之傍有徐彥若題石水發其光洞鑿百里因并列之以示觀者皇祐
六年三月一日記

婺源新開巽渠記

王提刑

婺源源為邑居山溪之間邑中岡阜蟠薄相倚如掬掌焉縣治所當其中而地勢東北極高夏秋水潦暴集貫縣墻而西歲歲補其缺終不可以久完非獨民居墊圯而府庫狃行多在東序直墻所缺處庫無穿窬狃無逾囚特天幸爾紹聖戊寅三月宣德劉全美來治縣事問邑人莫不患此皆以為無如之何乃行視得葉家坳者在縣之巽隅可以通東北之水然議者疑以為高而不可通或以為其下有石而不可鑿至欲沮之則以為民居不能無所害而全美決不恤此遂塹以為渠隨地勢之高下而淺深之淺則甃而為露渠深則甃而為晦渠不決日而成無費於公而不擾於私眾水自東北趨溪無壞墻之患民獲安處無墊圯之虞陳年之弊一旦革去人始休然以獲無窮之利全美辭學治行為時聞人將推其所蘊以見於世或者以謂邑之利害蓋有大於此豈足為全美道哉予曰不然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不治而能

大者也全美之不忍於此則其大者將繼之以觀焉邑人欲記其事故為之書是年五月改元元符八月二十一日朝請郎前知虔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公事借紫王汝舟記

雙應堂記

凌待制

歛之休寧有夏休載道者夙有至性其母甫昆衣冠之後發居時二十有八休方幼而曹氏自誓守志享年七十有一以令終休以早孤無昆弟思欲朝夕從事於窀穸之側遂於大觀二年九月初吉即其居之後圃而葬之既克葬乃栽花植竹構堂於其妾以致其生存之孝三年春於墓之後生瑞竹一根其節自十以下則斷而為一以上則岐而為二交枝對葉有足嘉者明年四月又於墓前東南隅開雙頭芍藥一枝政和改元又於其本復生一枝於是鄉人士君子樂道人之善者聞游其堂以為邑居為善者勸比固休寧之盛而前所未有也載道之祖母於予為祖姑乃繪二瑞屬予名其堂且記其孝感之實予因以雙應目之

而爲之言曰昔人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公卿士流在戚而有
嘉谷與囀臂不歸廬墓生子者多矣今君之妣以君第然之孤能確守
其義而君又厝丘墓於其居制兆域於其圃以示思親不忘之意其賢
於人遠矣天道雖遠應人甚爾孝之所感如箕冬生木連理者其應非
一今君篤於親而草木薦瑞蓋有召而然也君其勉之予將見君高門
廣路貽子孫之慶者自此始矣政和元年六月十五日朝散郎權發遣
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公事凌唐佐公弼撰

婺源縣清風堂記

汪龍溪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
人物都會士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爲長雄難於
彈治故吏之宰於婺源者往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旣久而
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登臨有魚稻之珍足以宴樂平歲無過客
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佚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苟幸而得平

有終身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
元功之爲政也胷中涇渭甚明旣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畧除煩
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幾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
之吏俗朋黨投隙抵熾爲鑿穴首鼠者旣已化而爲心膂股肱而推埋
標輕武斷鄉里爲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爲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
刮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予聞而歎曰天下
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
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爲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
子之所賞賢人才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爲政者結意於
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絲禁而禽欄之政之愈
勞而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理而與
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之所營徒以從容無
爲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

也宜其所得清風爲尤多自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之頌
歌詠吾子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靜深君子也觀其命名之意
足以知其爲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龍溪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
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
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
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
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
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擇奇巖勝自放於
山水之間入耑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泚臺榭
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鈞鋤潭西小丘小石潭者
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燕江百家類者泝瀟水而

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黃溪爲最遠去郡城
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
趣而亦游之不數邪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
遺跡如愚溪鈞鋤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
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爲峒獠
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
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
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爾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
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
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
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
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
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

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沒於元和
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
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
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
學於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
之者予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
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考焉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

汪龍溪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
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
威武之所搖奪雖秉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
家定社稷安邊境伏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
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於偶然

不知早正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
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
心逮遭明天子有爲於時其立朝如史魚及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
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人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
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
參軍白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計其
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驚馬徒步而歸非
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一十年而高
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
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
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權進士第者相繼于是慶善乃求公遺像繪
而置之學官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亭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久而
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

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撰其實下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予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

殖齋記

汪龍溪

予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芄芄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穊穊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予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夫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須舍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穉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稿之吾而節之以畝之盈

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蓄畝之深淺於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災吾認認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二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自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欺子哉長興周如愚闢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予蓋有志於學者故予篆其楮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

黃氏東發曰此說本劉向說苑以喻德文極

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記

羅彥濟

任彥昇在南朝以學問文章與沈約齊名而行義過之尤樂題品人物有許郭之鑒凡經甄藻必致聞達故當時士友所宗號曰任君與漢三君爲比其見推仰如此聞其風者猶復慨然興慕况吾州常辱鎮臨遺愛在焉德政之思何時而斲城北四十里有溪舊號昉溪其旁有村號昉村實皆以公得名公梁天監中出守新安常因行春愛富貴水累日

不返卽此地也事見圖經與夫故老所傳而乃以名斥之此何理哉昔
郢州有亭名曰浩然鄭誠易之曰孟亭商山有驛名陽城元稹易之曰
避賢驛是特心所歸重故不忍斥其名爾荆人之思羊祜也屋室皆以
門稱且易戶曹爲驛曹則雖嫌名猶避之如彥昇者實吾州之羊祜也
以昉名地有愧荆人多矣唐大中九年刺史盧公始改是溪曰任公溪
村曰任公村鄉閭習熟其舊未能盡革介其間有精舍高號昉寺寺之
建莫詳其始中廢曰久國朝祥符初僧如泰請于州卽舊址起廢以承
舊額元豐元年縣移文命易之揭號任公遵大中之教也其後相繼增
葺寺寢以興爲屋數百楹其前爲飛閣尤雄凡所以隆其師安其徒者
種種悉備顧獨未知爲公祠其有待於後人邪初公之爲始興捐俸以
活饑人而境無流民給資以濟孀婦而俗無棄子圭賦五取其一餘悉
蠲貸政績固已異矣其守是邦計不減始興時而清省之政僅有傳者
然觀其寢調香之擾捐采蜜之利父老八十以上遣掾屬訪寒溫至於

曳杖徒行詞訟就決於途慈祥之風藹然可想比其亡也止餘桃花米
二十斛且戒家人毋以新安物還都嗚呼何其賢哉吾州之人百世祠
之不爲過也本傳稱嘗立祠城南無復存矣誠能卽此遺蹟追而復之
少慰邦人之思不亦善乎他日以諷主僧行迪領可惟謹歸而相視得
屋於法堂之右恢拓除治稍加丹雘爲公像置其中夙夕奉之且議歲
時致享可嘉也已嘗觀甘棠三章實美召伯之詩思其所爰所愒所說
戒以勿伐勿敗勿拜蓋懷想若人思其甘棠今此地亦云公舊游而肖
像儼然如侍燕坐如接誨語典刑所寄不猶愈於蔽芾之木乎先是行
迪與其仲行遵議欲書公事跡置之寺庭使訪古者有考焉居士許君
德準替成其事且願施金刻石因與教授俞君舜凱求文於予許之旣
而祠成乃爲論著本末以爲之記庶後人益知嚴奉永永不懈若夫斥
小而大革敝以新內外繕修之功僧子忠爲最推原所自不可畧也忠
之後靜方繼之至行進而大成焉進與迪遵受業於方視忠爲祖云

飽山閣記

程北山

吾宗伯寓世家浮梁浮梁山水之勝名番陽紹興七年伯寓以提舉太平觀歸里中二年矣始治第室龍潭之上以據山水之會舍之東有山曰洞靈番水出焉行三里爲龍潭釀而爲渠映帶左右琤琮演迤宛轉成趣淺有蓀芷深有蒲荷茂林豐草蔭翳蒼藤作亭其上名曰漫吾躄踏四顧百里之內奇峯秀巘間見層出而伯寓猶以未足也又爲閣東偏以盡登覽之勝而名曰飽山以書抵予道其詳屬予爲之記予方抱末疾心志彫耗未能也其後伯寓書來必以飽山爲言予惟伯寓少長游學上庠壯而仕於朝廷方其形疲於道路之阻脩衣弊於京汴之塵土心勞於聲利之畏途也夢相龍潭之上而貌在千里之外其於故鄉山林之勝猶饑渴之於飲食未嘗須臾忘也今以辭劇就閒之故得徜徉食息於其間不離廣廈之間几席之上俯而觀仰而聽所以快心滿意說耳目而還舊觀者從容自得於指顧之間宜其樂而不厭也雖然

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其於失中道而囿於物等爾伯寓少年力學自奮方大比兩學三舍郡國賓興之士而褒然爲第一取榮名登顯仕如拾地芥伯寓非無意於世者也進而用於朝廷區區嘗有納忠陳善憂君許國之心又非翹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况上方勵精嘗膽專任兼聽修廢政整六師將以復大烈而成中興蓋求賢用吉士之時也如伯寓其能久而自放於山林乎浮梁饒屬邑也饒歛開化諸程系皆出黃墩陳安西將軍司空忠壯公之後予與伯寓生同姓系同出仕同朝志同道合初隸職道山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對局東西省又同僚也以伯寓之質厚端諒予之蠢愚猶介其質性疑若異趣抑臭味同也故樂爲之記因以見其出處之槩焉

婺源義役記

李鍾山

淳熙七年春二月玉山周侯來宰邑事甫浹日繪因間見周侯謂繪曰婺源素蒙最劇之名吏部出榜梁間踰歲時熟視不敢睥睨豈不以賦

役繁重爲病乎若賦則窠條具在以無爲有費於供億固可憚若役則
健險之辭是非變惑不尤可憚乎異時刪決之吏猶或引避矧如異懦
衰遲自詭過誤雖悔何追今神明耗於訴牒始之不圖將何以終國家
良法美意具在何者爲便嗚呼三代而上比閭族黨之間時雍之化比
屋可封載於詩書使人羨慕今也不然兄弟親戚匪顧情義相爲敵讎
推求其原悉起於役尚氣喜鬪計析先後告訐有亡破產蕩屋甚於流
離顛踣漫不自省固有在役而訟役滿而訟不休自數十年來議者紛
然旣無定議於是有所爲義役之說者所謂因不義而義之名始立于一
鄉之望者也蓋取其說詔其父兄子弟擇其中而行之請從于始繒謝
不敏因不辭而承其事繒所居之里合士民十有六人相與視其戶口
賦稅之多寡與夫事力之劇易裒金與穀聚由百畝量其租入召募一
夫募者樂就爲要約三十有九條遇田有登耗則較量多寡以裨益之
募無關事自是歲秋七月始人情翕然無復乖易雖悍吏之來東西斗

鬻南北隳突昔之譁然而駭者不過募人起而應之士者安於士農者
安於農熙熙而樂恂恂而和其效之易見如此遂上其事於縣縣聞於
州與常平司又二年繒因事至縣室周侯復曰縣有六鄉總五十都自
吾告子之行是役也他都事吾亦以是告之奈何氣習不齊難以一律
吾冀其速成也未欲因其俗欲求其如二都立約之善不可得也雖然
自始之爲此也大要主於息爭而已自吾之至斯邑水旱饑饉之相因
事之叢至沓來不可勝計向使訟役不已吾將日不暇給牴牾過差其
能免乎吾去此將有日末途之艱不如始至之猶可爲也益有懼焉天
下之事固有百歲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何獨於此而疑之然
此非法也推上之令致之民而已惡知數年之後不有暴耗貪吝之人
喜於作爲以是雖便於民度而不利於官吏一切之政趣辦爲先其能
免於不沮斃乎有桀黠嚚頑之民苟於目前以強陵弱斬銖兩鈞度之
入致募者之不至伺隙偵搆紛爭肆起其能免於不沮壞乎昔人謂難

與慮始可與樂成吾懼成未易樂也幸吾子告戒彼都之人曉之以利害禍福所在無使如吾之所慮者而終守之庶有益乎繪退而書之以爲第一都義役莊記周侯名師清官爲通直郎云淳熙九年十一月一
易鍾山園翁李繪記

新安文獻志卷十一

與... 官... 爲... 易... 山... 國... 志... 卷... 上... 繪... 記...
與... 官... 爲... 易... 山... 國... 志... 卷... 上... 繪... 記...
與... 官... 爲... 易... 山... 國... 志... 卷... 上... 繪... 記...
與... 官... 爲... 易... 山... 國... 志... 卷... 上... 繪... 記...
與... 官... 爲... 易... 山... 國... 志... 卷... 上... 繪... 記...
與... 官... 爲... 易... 山... 國... 志... 卷... 上... 繪... 記...
與... 官... 爲... 易... 山... 國... 志... 卷... 上... 繪... 記...
與... 官... 爲... 易... 山... 國... 志... 卷... 上... 繪... 記...
與... 官... 爲... 易... 山... 國... 志... 卷... 上... 繪... 記...
與... 官... 爲... 易... 山... 國... 志... 卷... 上... 繪... 記...

新安文獻志卷上

甲



